

# 紫的浪漫、夢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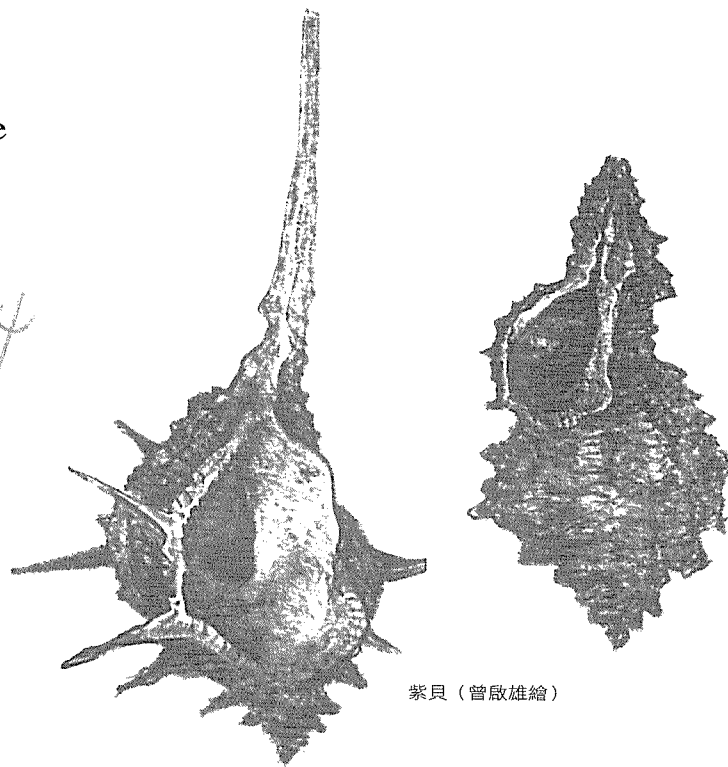
## Romantic and Magic Purple

曾啟雄

Chi-Hsiung TSENG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暨研究所教授

42-44



紫貝（曾啟雄繪）

想到紫色就勾起北海道夏季富良野的紫色地毯、法國鄉間一畦畦沿著地形延伸的薰衣草田，在藍色晴空的烘托下，美得不像話。紫色攻佔了女人的心，紫色的浪漫和夢幻感覺填滿了憧憬，僅在冬天就預定紫了一夏季的約會。當然女人流行服飾的色彩，必然有紫色的席位，近年來深紫、淺紫、紫紅、紫藍、褐紫、黑紫、緋紫大行其道，簡直就是萬紫，各有特色和道理。紫色的流行，古今皆然，遠在春秋戰國時期，在齊國出現全國性的大流行，還有勞管仲出面以政治考量而勸齊宣王要領頭做起，協助紫色流行的退燒。根據《韓非子》的記載：「齊桓公好服紫，一國盡服紫。當是時也，五素（白絹）不得一紫。桓公患之，謂管仲曰：『寡人好服紫，紫貴甚，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，寡人奈何？』管仲曰：『君欲止之，何不試勿衣紫也？』謂左右曰：吾甚惡紫之臭。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，公必曰：少卻，吾惡紫臭。『公曰：諾。』於是日，郎中莫衣紫；其明日，國中莫衣紫；三日，境中莫衣紫也。」全文白話的意思是在說齊桓公喜歡穿著紫色的衣物，因而帶動齊國紫色的流行。想像一下當時，滿街跑的

紫色衣服景象，相信足以媲美現今夏天日本北海道或法國鄉間的薰衣草紫色花海，除了浪漫就是夢幻。

從記載了解紫色衣服在當時是很貴的，和未染的材料是五比一的價錢比例差異，有四倍的价格利潤。昂貴的價格理由是因為紫色的染色材料耗費相當人力，上山去尋找叫做「紫草」的植物，之後揮汗挖出其根部、清洗乾淨，再曬乾方便運出販賣。染人在收到紫草根之前，要先將絲質或毛質衣物，先經過灰汁二、三十次反覆的鹼性媒染、乾燥等之準備工作，才得以進行第二步驟的浸染染色活動。紫草的根部紫色色素的粹取技術，是以攝氏四十度左右之溫水浸泡，並將色素搓出，搓揉是有技術且耗時的。一小塊現代普通手帕的大小面積，就需要兩個染色工人花上半天時間在溫水裡不停的搓揉，加上採收人事費，價格高昂也就容易理解了。因此齊國上下，為了流行而省吃儉用。因此作為宰相的管仲有智慧的看穿其中緣故，適時勸說了齊宣王，若要人民不穿紫色衣服的話，自己就要帶頭不穿紫衣。齊桓公也很賢明地將管仲的話聽進，適巧地利用一次朝上進獻的機會，宣示了自

己對紫色喜好的終結，也說明紫草染色衣服很臭的事實。齊桓公和管仲直接利用政治力量改變一國穿著的色彩流行，為後來的霸業奠定了基礎。在色彩的立場上，由這段記載除了說明紫色的流行外，不知道那時期的齊桓公和齊國人如何忍受紫草染後那特有的臭味，雖然是無害，也讓紫草染出的紫色，除了感官的美麗和夢幻、也夾雜著千年歲月的臭，臭得很有歷史。

紫色在齊桓公時期的流行，只是單純因為色相個人喜好所引起的社會短期現象，和後來的社會地位或象徵是無關的。紫色的社會地位和其他顏色一樣，從春秋戰國時期、秦漢、南北朝到唐初期，並未出現政治或法律面的規定，貴族、平民均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財力狀況穿著，連後來成為皇帝的禁制色「黃色」也是如此。紫色成為上位者的表徵、除了價格的制約外，法律規範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。在唐朝前，對紫色的喜好，出現有喜歡的、不喜歡的兩面記載，如齊桓公是屬於喜歡的一方，只是政治理由而克制。另外如《論語》〈陽貨〉「惡紫奪朱」、〈鄉黨〉「紅紫不以爲褻服」等，前者是負面、後者就屬於正面的。「惡紫奪朱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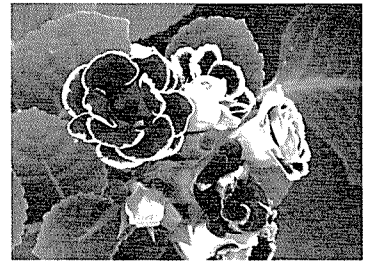
的解釋，通常是以衍生義為主體的，說明非正統的搶奪了正統的意思。可是從色彩的角度來看的話，有著不同的意義。首先，「惡紫」兩字可能是連用的，是在說染色沒染好的紫色，惡字有討厭的意思、也有不好的意思，惡紫就是不好的紫色。奪字則有搶、混亂的意思，也就是說染得太紅的紫色，會和朱色色相相近，而形成混亂。關於此句中的紫字，一般的詮釋是從負面的、討厭的方向說明的，事實上不關褒貶的中性借用說法。但從語法上來看，朱色是正式或是正規的君子，紫色對應的就是小人、非正統的人，就有貶的意味。紫為何會對應小人，可能是因紫色同時具備有紅和藍的色彩特質，有時偏藍、有時偏紅，不定的特性好像人的見機行事，負面解釋就是投機、沒有自己的堅持或閃爍不定等。尤其和朱色色相接近時，容易形成色相判斷上的魚目混珠，具有投機等負面意義的特性。

〈鄉黨〉篇出現的「紅紫不以爲褻服」的敘述，則是以色彩的技術實情來說明的，不是以衍生意義說明的。紅色和紫色被相同對待並舉，也表示出兩者的色彩同被當時人所喜愛的。紅色和紫色相同，必須經過辛苦的採集或經濟農作、繁複的加工過程，促使價格昂貴讓平民階層無法消費，而成爲社會富貴的表徵。即使是貴族性的消費對象也被《論語》如此的勸說：耗費人力粹取的紅色和紫色色素，當作內衣穿在裡面，實在是有點不切實際；昂貴的紅和紫色衣物應該被穿在外面，充分發揮其色彩感官上的作用，從價錢上、工序上來看，確實也該是如此的。辛苦與付出代價的紅色和紫色，不應被當作內衣隱藏於看不見之處。

從文字出現的年代來看，紫字出現的年代是比赤、青、黃、白、黑、玄、皂等表現五正色的字稍晚的，是被屬於非正色的間色，推測約略是出現於金文或篆

文的春秋戰國時期。在古代的字典《爾雅》裡，尚未出現紫字；在西漢《急就篇》裡，就收有了紅和紫字。紫字是由苳字借用來的，兩字在古文獻是屬於通用的狀態。苳是和紫字是同義，同屬於形聲字，紫是由此和糸、苳則是由草和此合體組成的，此在古義是具有微小的意思，紫草的染色部位是根部，也帶有微小、末端的意義。晉·郭璞解釋《山海經》〈西山經〉時，說明苳草就是染紫色的材料，明朝李時珍的《本草綱目》中，也錄有「苳草」植物，除了藥性的說明外，也是紫色的染色材料。經筆者以古代的酸鹼法，染出的色相爲淡淡的偏藍紫色，要經過不斷地重複疊染，色彩才會逐漸有濃郁的感覺，彩度或濃度才得以提高。但是染出結果，容易受到酸鹼值的影響，酸性會是偏紅的紫；鹼性時，又變回偏藍的紫，很像化學實驗測定酸鹼的石蕊試紙。如果從染材上來看，紫草的紫色是以絲或毛的蛋白性纖維較容易著色，棉麻等植物性纖維則較不容易上色，這是和以紅花（茜草和蘇枋也是以蛋白質的纖維較容易著色）爲主的紅色染色材料不同的地方。絲、毛和棉、麻等大量種植的經濟作物比較下，價格自然有落差，不是一般庶民可消費得起的階段，因此自然產生貴族與平民的差異。

在《論語》的時代，紫和紅的社會印象並不是很高的，是在赤、朱之下的。可是到了唐代在制定服制時，卻把紫定在紅色系之上，甚至出現「滿朝文武皆朱紫」的詩句。其原因有三，一是受到苳草的染色工序繁複，且材料採集不易和其染色特性之影響。二是受到道教、佛教、神仙思想的影響，三是受到西方的影響。關於工序難度，經筆者復原古法試染結果，一斤的乾燥紫草根，經過一早上搓揉，只可染成兩尺見方的絲質衣物，如要取得較深或濃的色相，則要經過反覆地染著，達約十數次。其染著



紫紅藍色大岩桐花朵（曾啟雄攝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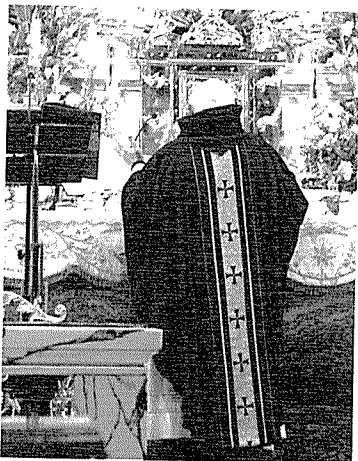
三色堇的紫青色花朵（曾啟雄攝）



青紫色蘭花（曾啟雄攝）

力較強的布料是絲質衣物，並不是麻、棉、葛等較爲平民化的布料之限制。

關於紫和道教或佛教、神仙思想之關係，可以從佛教、道教中，出現的紫雲、紫書、紫衣、紫雲觀、紫陽道人、紫氣東來、紫霞真人等名詞之使用得到一些理解。紫色的宗教衣物也常常被中國的皇帝拿來當作賞賜的物品，僅有特定的人物，如唐朝武則天以後，諸朝的三品以上官員才可以穿著紫衣。得到皇帝賞賜紫色衣物，如唐武則天賜給僧侶法朗紫袈裟，也會帶動被賜者在該領域的領導地位。紫色是祥瑞的，也和神仙思想結合，成爲神化的色彩。當然神仙的思想對權力至高無上的皇帝充滿著無比的誘惑，即令小心翼翼提防刺殺者的秦始皇、擊敗宿敵匈奴的漢武帝、風流倜儻的唐玄宗等等歷史



義大利教堂內神職紫色服飾（曾啟雄攝）



樞機主教的紫色法衣（曾啟雄攝）

上著名的皇帝，儘管政治上有著不可忽視的成就，但也是追求空幻的長壽與神仙之道皇帝典範。種種的規矩，在方士的推波之下，想像力被擴大，希冀神仙的見面與成仙羽化的機會。紫色就是神仙思想下的最佳對應色彩，皇帝住的宮闈叫做紫金城、辦公的地方叫做紫宸殿、出入的門叫做紫宸門。皇家的命運要看是否有紫氣，紫氣是祥瑞的象徵。命運更要看現今的小熊座，位於北斗的東北方，共有十五個星，以北極星為首，又稱之為紫微宮、紫宮、紫微垣，星辰的明亮與色彩變化均需向皇帝妥善報告，並解釋其意義、預知未來，可以說紫色就是皇帝的未來遭遇、命運，紫色的社會象徵地位也因此被推向了極至。

至於和西方的紫色有關，是和漢朝後的西域經營有著密切的關係，而受到西方紫色為貴的思想影響。英文表達紫色文字主要有偏紅的purple和偏藍的violet兩字，purple是由專染紫色之purpura

（拉丁語）貝類或深紅偏紫的意思演變來的，希臘語為Porphura、法語Pourpre、義大利語 Porpora。染出的色相是偏紅的，具有帝王、高貴的意味，也叫做帝王紫。紫貝（Cypraea macula）產於地中海沿岸，目前因為早期的過度採集，幾乎已經從地中海滅絕了。紫貝是通稱，可以當做紫色染色材料的貝類有數種，並不是單一品種。染色的部位為貝類的腺體分泌物，本為遇到敵人時噴出的物質，遇到海水時和鈉產生作用，可以讓掠食動物產生暫時性的麻痺作用，以爭取逃走生存的時間。目前在黎巴嫩的靠地中海沿岸，尚可找到腓尼基人使用過後，至今仍散發著腥臭味的貝紫浸泡池或貝塚。西方的貝紫因為產量稀少（兩千顆紫貝，只可取一公克紫色染液）加上技術上的難度，成為高貴的染料，出現於古希臘的文件，叫做Tyrian Purple。古羅馬帝國皇帝或教皇更利用為軍令或重要證明文件的書寫染料，羅馬共和時期的騎士和元老院官員也象徵地使用紫色的寬帶。凱薩、亞歷山大、安東尼奧等羅馬皇帝人物穿著紫色和金色搭配的袍服，意氣風發地接受凱旋的歡呼；甚至駕著紫色的風帆，威震地中海的情景。在不同信仰的波斯帝國歷史裡，也記載著大流士二世的服飾色彩、埃及的古代人物也出現有紫色的記載。另外在羅馬教皇、或各地區主教或神職人員的法衣，經常出現以貝紫染成的衣物，紫色就成為皇帝的權力象徵。直至目前梵蒂岡教堂內的神職人員，尚穿著類似的紫色，也是紫貝的濫觴。在古代義大利富豪的肖像畫裡，如文藝復興三傑拉斐爾、米開朗基羅、達文西背後的重要支持者麥第奇家族的肖像畫，也不難發現紅紫色的衣服，這些色彩都和貝紫有關的色彩。色彩不單只是色彩的感官愉悅追求而已，色彩被用以彰顯高貴，具有社會地位的意義。

紫色在中國古代是以「間色」

來詮釋的，間字有次要、兩色混色的意思在內，附屬於青赤黃白黑的五正色的正字之下。紫色可以經由藍和紅兩色調出來，因此有偏藍和偏紫或由兩色各半的紫等的區分，紫字並不是指唯一的、絕對的、肯定的色相，是一個橫跨白、黑和紅、藍等區域的色彩，很可能有個別認知上的差異。即使同被翻譯為紫的英文，有偏藍和偏紅的差異。前述的貝紫色相是偏紅的紫色，violet是偏藍的紫，也表示植物的紫羅蘭或堇。Violet的色相是比較接近中國的紫字的顏色，另外中文的紫外線相對於英文的Ultraviolet，並不是對應於目前使用的purple紫色。Violet也是牛頓在決定色光的violet、indigo、blue、green、yellow、orange、red等七個顏色時，所使用的文字，並不是使用purple。牛頓訂定的七色光的紫，其色相是鄰接indigo，接近不可視的黑色，因此紫色帶有黑的神秘意涵。意涵上也帶有藍的冷靜、理智和紅的熱情、溫度，更帶有黑的神秘性格，是個既現實又夢幻的色相。

在歐洲並不具吉祥的意思，而是帶有煙的、有害人類的意涵，也是悼祭耶穌的喪事色彩、教堂的祭司的服裝色彩、覆蓋十字架或是聖像上之布的顏色。目前歐洲喪事使用的色彩是以黑色為主，隨著歐洲的經濟和政治影響，而影響了世界的喪事服飾色彩。但，這也是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才發展出來的色彩使用習慣，更早之前，偏藍的紫色來表示哀悼的意思。以色列相來看的話，偏藍的紫就是相當於中國紫草的紫色，在中國具有高位的意義，完全沒有不祥的意味，東西方存在著差異。